

从“谈沙色变”到“点沙成金”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正名”记

砥砺奋进的五年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9日电(记者高洁)“风起额济纳,沙落北京城。”20多年前,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沙尘暴不仅直接影响本地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也曾让京津冀甚至西北、华北的百姓“谈沙色变”。

如今,举家搬离的牧民回家了,曾经荒凉贫穷的沙漠成了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消费的黄金旅游地。

从“谈沙色变”到“点沙成金”,阿拉善几十年来走过了一条知沙、防沙、治沙、爱沙的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之路。

沙困阿拉善

“沙尘暴一过,我们就要去救羊。”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沙尘暴最严重的日子,54岁的牧民赵俊彦告诉记者,风起沙滚,咖啡色的沙尘遮天蔽日,能够将树木连根拔起。羊儿身上沾满了沙子,站都站不起来,必须靠人抱着拽掉羊身上的沙子,或者把羊毛减掉。

阿拉善盟是内蒙古自治区沙漠最多、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地区,适宜人类生产生活面积仅占总面积的6%,年均降雨量由东向西200毫米—40毫米。短短几十年,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没有了绿色屏障,沙丘变本加厉涌向草场。

赵俊彦居住的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浩坦淖尔嘎查地处腾格里沙漠东缘,正是沙漠治

理的前沿阵地。

“大家都清楚草场已经承载不了这么多牛羊了嘛,可是人要吃饭,娃娃要读书,没有办法嘛。”赵俊彦说。

打破恶性循环,就必然改变目前的生产方式。而改变带来的阵痛对比已经习以为常的风沙之苦,牧民难以迈出这一步。

然而沙子的脚步之快已经触目惊心,巴丹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连为一体的可能几乎不可控制,甚至有沙子爬到了贺兰山上。

禁牧的政策下达后,当地林业部门的基层干部一趟趟地来做牧民们的思想工作:要守住赖以生存的草原,就要先放草原一条生路。

农牧民忍痛把牛羊卖掉,转行为护林员,开始配合林业部门飞播造林等恢复生态的工程,一起保护因为过度放牧而被破坏的草场。

阿拉善要为自己“正名”

有人把阿拉善治沙比喻成“精卫填海”。地广人稀的阿拉善,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荒漠化草原各占三分之一,而常住人口仅24万人。

“水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利用当地的灌乔木品种,以封为主,封飞相结合(封沙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阿拉善盟林业治沙研究所所长田永侦说。

“治沙先防沙,防沙要先知沙,沙漠通通变成绿洲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的。阿拉善的治沙理念是将因人为破坏的植被恢复,自然选择的一定是合理的,不能破坏原始地貌和天然植被。”田永侦说。

浩坦淖尔嘎查于1992年被确定为阿拉善飞播区,如今记者站在其中一处高地,看到花棒、沙拐枣等沙生植物共同构成了这片沙地的骨骼,飞来飞去的鸟儿在地上做窝,曾经的不毛之地如今生机勃勃。

“绿带锁黄龙”。连续30多年,腾格里沙漠东南缘、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实施了飞播造林,绿色覆盖度在30%以上的区域达到300万亩以上,形成了长350公里、宽3公里—10公里的锁沙、阻沙带,有效遏制了腾格里沙漠东移和乌兰布和沙漠的危害。

“我们打破了年降水量200毫米以下沙区不能飞播的国际定论,阿拉善的飞播工程被联合国治沙代表称为‘中国治沙典范’。”阿拉善盟林业局副局长乔永祥说。

“每年种子采收的月份,儿子都要从呼和浩特回来帮我们采种,卖给林业部门。生态补偿、护林员的收入,加上采种子的几万元收益,让我们顺利供儿子、儿媳读完大学。”赵俊彦从抽屉里取出儿媳博士学位毕业的纪念照,乐呵呵地给记者讲述。

“生活环境也好了,儿子想让我们去呼和浩特生活,我还舍不得咧。”老伴毛继华说。

绿色发展带来生活红利

曾经,有多少阿拉善人望着贺兰山另一头的宁夏银川,感叹一山之隔挡住了绿色,感叹自然界对阿拉善盟的不公。

宗别立镇的牧民何美英就是其中一员,他们一家曾以放牧为生,过度放牧导致了当地天然的梭梭林消失。

2011年,阿左旗林业局局长经过实验和考

证,培植当地曾经就有的梭梭林,与当地农牧民合作共建梭梭林基地用以防沙治沙。再过三年,40万亩的梭梭林带就将全部建成。

正值中午,阳光从四面八方照射而来,已经有一米多高的梭梭林微微摆动,每一棵梭梭林的根部都能固定住一片沙,而更深的根底下正是嫁接具有多种药效的肉苁蓉的天然环境。

何美英在宗别立镇林业工作站站长徐利峰的指导下,开动机器在一棵棵梭梭旁边挖出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坑用以播撒肉苁蓉的种子。

“梭梭第一年种下需要浇三次水,只要第一年挺过来了,以后就可以依靠自然降雨存活,三年之后就可嫁接肉苁蓉。”徐利峰说,尝到甜头的牧民如今防沙治沙的积极性更高了,曾经搬走的人家也搬回来了。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这两者必须相辅相成,有了产业支撑,老百姓的积极性不用刻意引导。”田永侦说。

据乔永祥介绍,“十三五”期间,阿盟每年完成林业封飞造林生产任务100万亩以上,增加森林覆盖率1个百分点。未来,梭梭肉苁蓉、白刺锁阳、黑果枸杞“三个百万亩”林沙产业基地建成后,林沙产业产值将达到50亿元以上。

阿拉善蒙古语意为“色彩斑斓的地方”。如今的阿拉善确实如此:贺兰山云杉郁郁葱葱,额济纳胡杨神采奕奕,梭梭林生机盎然,飞播林草绿锁黄沙,绿洲城镇翠色环抱,风沙小了、绿色多了、生存质量提高了,林业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场近半个世纪“人退沙退”的斗争中,越来越多的人终于悟到了与沙和谐相处的之道,明白了现代文明生活依然要遵循自然界的辩证法。



耕海

►这是钦州市养殖户在茅尾海发展的海水养殖蚝排(8月9日摄)。

▼8月9日,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辣椒村养殖户刘仁星在护理自己养殖的蚝排。

近年来,有“中国大蚝之乡”美誉的广西钦州市推行海洋经济强市战略,通过发展内海浮排吊养的方式,打造大蚝连片养殖基地。2016年钦州大蚝养殖面积达到15.15万亩,产量23万吨,产值超过15亿元。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开发”孩子右脑、“蒙眼辨色”、“七天成诗人”、“过目不忘”……

看看“脑立方”如何忽悠学生和家長

新华视点
中国新闻专栏

据新华社上海8月9日电(记者潘旭、周琳、吴振东)短短几天时间“开发”孩子右脑,提高学习潜能,甚至达到“蒙眼辨色”“七天成诗人”“过目不忘”……近日,“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一个名为“脑立方”的培训机构。

在上海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对“无证无照”教育培训机构进行逐步关停的大背景下,仍有披着“神奇效果”外衣的培训班趁着暑期忽悠学生和家長。

1小时可创作20首古诗?

在这个暑假,每天早上9点前后,位于上海市周康路一座写字楼里,等着上电梯的队伍常常排到楼外。其中,大部分是家長带着孩子,上楼参加一个名为“脑立方”的培训班。

这个培训班面向6岁至18岁的学生,开设的系列课程宣称“开启右脑的智慧,促进左右脑平衡应用,提升孩子的专注力、记忆力、创作力”等。

记者参加了一堂面向家長的宣讲会。会场满满当当坐了来自全国各地家長近百人,“脑立方”全脑应用亲子导师丁士千向家長宣讲“脑立方”的神奇效果:“超感心像力”课程提升孩子专注力,蒙着眼睛也能辨别物体颜色;“脑屏成像”课程增强孩子记忆力,对任何文章篇目过目不忘;“超感创作力”课程激发孩子创作力,1小时写20首古诗,再不愁背孩子和写作文。

在宣讲会现场,两位13岁左右的孩子演示了“脑屏成像”和“超感创作”。一个孩子准备了10分钟左右后,将一段约100字的文章

整套系列课程收费6.8万元:“超感心像力”让孩子能蒙眼辨色;“脑屏成像”让孩子对任何文章篇目过目不忘;“超感创作力”激发孩子创作力,1小时写20首古诗

这些骗术之所以屡屡得逞,归根结底是急功近利之心蒙住了家長的双眼。此外,教育行政、市场监管部门应对办学机构的资质严加审核

流畅地正背、倒背;另一个孩子则根据一位家長的名字,作了一首藏头诗。

宣讲会后,多位家長现场缴费报名。据介绍,整套系列课程收费6.8万元,包含了2天的“超感心像力”、7天的“超感创作力”、7天的“脑屏成像”等全套课程。其中,“超感心像力”是系列课程的基础,孩子在两天能“打开右脑”,实现“蒙眼辨色”,成功率为100%。

“蒙眼辨色”试8次错7次

孩子经过培训真的能达到宣传效果吗?记者走进“脑立方”的“超感心像力”教室,看到孩子们闭目低头而坐,仿佛在集中精力冥想。一位老师叮嘱来接孩子的家長说,孩子回家后每天至少要练10至20分钟的“蒙眼辨色”,争取把脑门里的那个“小光球”越练越亮。孩子要通过手、额头、后脑勺等部位训练,感知出颜色,“投射”在“小光球”上。

应记者要求,“脑立方”工作人员叫来了三个受过培训的孩子演示“蒙眼辨色”,分别通过手、额头等部位“感知”纸牌和塑料积木的颜色。三人共尝试8次,答错7次。工作人员解释说,可能是因为有很多陌生人在场,比较紧张,难以集中注意力。

此外,工作人员还展示了“右脑开发”的过程。他拿出一张蓝底上印有橙色圆球的卡片,让记者集中注意力盯着看,随后闭上眼睛。

工作人员说,如果闭上眼睛还能看到颜色和一块屏幕的话,就证明记者的大脑是可以被开发的。

这与大脑认知无关,属于视觉补偿,就像对着太阳看后闭上眼睛会有光亮。”华东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教授蔡清说。

在“脑屏成像”和“超感创作力”教室,记者看到,学生们反复训练记忆力和作诗。根据“脑立方”方面的说法,在“打开右脑”后,孩子的脑海中会出现要背诵的段落和要作诗的场景,只需“照看念”和“照着写”即可。当记者以《新上海》出题时,一位来自外地的学生现场作诗:“酒店住大厅,公较(交)坐车玩”。

蔡清认为,所谓左右脑理论在学术界已经落后。目前,科学界公认,左右脑是以不同的方式协同运作的,并不存在“打开右脑”一说。“况且,在5至10分钟内背出一两百字的文章,本来就很正常。”

“任何一篇文章或著作,无论内容和形式有多美,倒着看都谈不上美,毫无意义可言,所以相关培训也根本没有价值。”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黄玉峰说。

无办学许可却设私塾

据悉,“脑立方”总部位于内蒙古,企业注册名为“内蒙古脑立方全脑应用训练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2014年10月。其

在上海共设12家分公司,未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由上海工商、教育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制定的《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登记暂行办法》和《上海市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需要征求上海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意见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才能从事经营性培训活动;其他公司不得以教育咨询或教育类家政服务名义变相从事经营性培训活动。

“脑立方”内蒙古总公司法人宋建华、上海分公司法人金骏表示,之所以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征求意见,是因为所从事的并非教育培训,而是潜能开发,属于一种能力训练”。

记者发现,所谓“非教育培训”的“脑立方”还设有私塾。今年14岁的江雪(化名)就在私塾念书,学籍保留在老家河南兰考。

她告诉记者,在“脑立方”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到各地参加宣讲会,向前来咨询的家長展示“蒙眼辨色”和“过目不忘”,周末回老家考试。江雪说,她在老家农村学校没心思读书,就跟随着“脑立方”工作的亲戚来到上海读私塾,不出差时由“脑立方”的老师教些文化课。像她这样可以为家長展示的孩子在上海有好几个,有些长期待在这边,有些是随亲戚暑假过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说,“脑立方”的私塾未获办学许可,却诱使一些孩子放弃义务教育,已经涉嫌违法。

事实上,早在2012年,新华社就曾播报报道揭露类似骗术,但几年后,相似的骗术依旧换汤不换药地重现。吴遵民说,这些骗术之所以屡屡得逞,归根结底是急功近利之心蒙住了家長的双眼。此外,教育行政、市场监管部门应对办学机构的资质严加审核,并加大对无证办学的打击力度。

新华社长沙8月9日电(记者谭畅)儿子所在球队参加湖南某幼儿足球活动,连续两届竞技成绩排名第一,却因“点赞”数落后无缘冠军奖杯,长沙某幼儿园多名学生家长怒斥不公。相关视频经网络广泛传播,“点赞定冠军”成为国内足球圈热词。

赛事创办单位湖南虎童足球俱乐部日前回应新华社记者称,“点赞”排名机制针对幼儿足球特点设计,综合了竞技成绩、进球数、家長支持力度等因素,有利于推广幼儿足球。面对外界的质疑,该俱乐部表示,在今后的活动中会考虑设置竞技排名奖项。

“整整问了一年”

距第二届“世幼杯”幼儿足球活动(湖南区)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已近10天,在颁奖典礼上因奖杯归属发生冲突的双方仍各执一词,互相指责。

长沙某幼儿园学生家长罗柯(化名)7日下午对记者说,他儿子所在幼儿园足球队连续两届参加了“世幼杯”,均取得竞技成绩第一名。去年夺冠未颁奖,今年又因“点赞”数落后,再次无缘奖杯。

“孩子得了冠军,去年7月兴奋了整整一个暑假,也整整问了一年,奖杯、奖牌呢?”罗柯表示,虎童俱乐部答应家長,今年会补发去年的奖,他满以为能满足孩子的心愿。

7月30日举行的决赛中,罗柯儿子所在球队战胜对手取得竞技成绩第一,但在“点赞”数上输给了最终竞技成绩第九的另一支球队,屈居亚军。

赛前已了解本届活动规则的罗柯,对这个亚军有心理准备,他和其他家長自制了冠军奖杯、奖牌,打算发给自己竞技成绩第一的孩子。

然而,在颁奖典礼上了解到首届活动冠军也不是儿子所在球队,这让罗柯情绪有些失控,一度夺过首届活动的冠军奖杯。

罗柯的怒气还源自决赛的裁判员。他认为裁判故意刁难不属于虎童足球俱乐部的球队,限制他们通过场上表现来提升“点赞”量。

虎童足球俱乐部有关负责人阳芳(化名)表示,“世幼杯”连续两届采用的都是“点赞”综合评分制,综合了场上和场外因素,罗柯儿子所在球队首届竞技排名第一,但综合排名未进入前三。“他们以为自己是冠军,以为了一年,应该中间是有误会。”

根据虎童足球俱乐部赛后发布的通知,罗柯儿子所在的球队因“违反规则,在活动进行时家長起哄、谩骂工作人员,侮辱裁判”被取消第二届活动综合排名亚军资格。

颁奖典礼上家長与办赛方冲突的视频在网上大量传播,视频中透露的“点赞定冠军”信息,令外界愕然。

“只是一场游戏”

“我们的活动全称就是‘幼儿玩足球活动’,只是一场游戏,根本不是外面一些人理解的比赛。”见到记者,阳芳拿出带有活动名称的宣传册解释道。

阳芳介绍,创立于2016年的“世幼杯”幼儿玩足球活动旨在给幼儿创造玩足球的机会和平台,让更多幼儿会踢球,“世幼杯”最终排名根据各队所获“点赞”数量而定。

“综合场内、场外因素换算后的‘点赞’量体现了球队竞技实力和社会对幼儿足球的参与度、关注度、喜爱度。”阳芳说。

根据赛前公布的规则,各球队既可通过场上表现获“赞”,包括最终竞技排名第一获1000赞,赢一场奖励100赞,进一球奖励50赞等;还可通过场外因素提升“点赞”量,如园长带队加50赞,家長在赛事公众号观看孩子踢球直播点赞,家長投稿获赞等。

除由“点赞”量决定的团队奖、金童奖之外,活动还依据进球数评选10名金靴奖。

虎童足球俱乐部负责人李佑(化名)说:“靠胜负关系确定亚军谁都会,但我们基于幼儿心理发展基本规律和足球属性,设计了这套综合评分机制。球队进球、胜利等场上表现转换成‘赞’的比重很大。同时,也考虑了幼儿足球发展离不开社会氛围,离不开家長、园长的支持,所以鼓励他们参与为小孩‘赞’。在我们公众号看直播点赞都是免费的。”

“幼儿活动本来就严格限制竞技性,比赛都不能提。”李佑说,“我们干了10年的幼儿足球培训,组织这一活动就是要回归到足球的本质——开心、快乐、好玩。”

阳芳表示,罗柯儿子所在球队竞技实力很强,“可能是不了解赛制,也可能是不屑点赞”,场外“点赞”截止时综合排名第二。

罗柯坦承,为了给孩子一个“交代”,决赛前他花了一笔钱组织人刷票,“能正正式式拿个冠军更好”。但因为已经过了场外“点赞”截止时间,这些“赞”未被纳入统计。

“彻底伤心了”

一场幼儿足球活动让办赛方、参赛双方都称“很受伤”。办赛方饱受外界质疑,受访对象均不愿实名,“不分青红皂白骂人的太多了”。罗柯则直言,“彻底伤心了”。冲突过后近10天,双方仍未进行有效沟通。

对于“点赞决定冠军”一事,网络舆论“一边倒”,普遍认为这一规则忽视了足球本身的竞技属性,助长了搞关系拉票的不良风气。虎童足球俱乐部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也被各种质疑、调侃声包围。

罗柯表示,已经取消对活动公众号的关注。“我绝对不会再和我孩子说,他参加过虎童的比赛,这段历史就从他的记忆中抹掉,没有这两个冠军没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生体学院副院长郭献中认为,主办方根据事前确定并公布的规程评奖没有问题,事后推翻反而是不合规则的;家長如果不同意,应该在活动举办前交涉。

“但比赛的名次还是应该以竞技成绩为标准。如果主办方有其他考虑,可以增加最佳人气奖、最佳组织奖或精神文明代表队等奖项。”郭献中说。

对于外界的意见,李佑表示,在今后的幼儿足球活动中,会考虑引入更多由场上竞技表现决定的奖项。“我们还在犹豫不决,我们在研究新的赛制。但‘点赞’综合评分机制肯定会保留,这个模式我们认为非常科学。”

具体如何操作,李佑表示将在年内举行的一场幼儿足球高峰论坛上提出来,交由专家探讨。

湖南「幼儿足球赛点赞定冠军」事件调查

谁当冠军，不靠成绩靠点赞